



兒童文學研究

17

ERTONG WENXUE YANJIU

儿童文学研究

第十七辑

-
- 主 编** 贺 宜
- 编 委** 巴 金 包 蕾 任大霖 任溶溶 朱 彦
吴 强 杜 宣 陈伯吹 李楚城 郑 马
钟望阳 茹志鹃 哈 华 贺 宜 鲁 兵
- 编辑者** 〈儿童文学研究〉编辑部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 出版者**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 排版者** 江苏常熟文化印刷厂
- 印刷者** 江苏常熟文化印刷厂
- 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 零 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875 字数 128,000
198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24·4301 定价: 0.55 元

儿童文学研究

第十七辑

目 录

小百花园丁随笔	贺 宜	1
要继续研究儿童文学和教育的关系	陈子君	8
儿童剧要有儿童特点	叶 穗	16
幼儿文学创作琐谈	朱庆坪	24
金近的童话创作	吴继路	32
春风送暖 红杏出墙		
——读金近的《春风吹来的童话》	胡煜靖	41
诗眼诗心写儿童		
——论金近的儿童诗	陈道林	49
团长金近		
——跟随金近同志活动后的随想	郑 马	57
金近,我的老师	刘 斌	61
野驴·天鹅·仓鼠		
——编年札记之二	刘厚明	65
他把孩子们带进了童话世界		
——《皮鲁全传》序	陈 模	47

诗苑新绿	浦漫汀	77
儿歌编创随想	冬 木	85
科学的幻想 智慧的结晶	鲁 克	92
科普文学中的一朵花	李定法	97
新作小评		
带着泥土味的形象	沈 杨	99
悲剧小议	郑开慧	102
小两点		
漫谈提高儿童小说质量的关键	王 兴	104
给孩子什么	李雨清	106
记仇重	贺 宜	109
一个未被忘却的音符		
——读《仇重童话选》札记	黄衣青	114
忆刘重	王亚南	117
作家通信		
关于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的通信	樊发稼 谷斯涌	119
外国儿童文学之窗		
“IBBY”介绍		
[英] 帕特丽夏·克拉克姆作	于如龙译	126
期待“童话时代”的到来		
——访中国归来所想到的	[日] 斋藤秋男作 李慰慈译	133
读《猫大王历险记》	[日] 足立卷一作 李慰慈译	135
《现代儿童》的一年半载	陈伯吹	138
史料拾得		
“儿童文学”源流琐谈(外二则)	盛巽昌	146
简讯六则		
封面设计 于文盛	本期尾花 李贤华 顾云明	

小百花园了随笔

贺 宜

儿童文学理论工作有待加强

——《贺宜文集(5)》书后

这是文集的最后一卷，内容都是属于儿童文学理论性质的文章，重新读览了这些旧作，有些感触，写在下面。

起初我并未想过写有关儿童文学的论文。我是在1933年才开始搞儿童创作的。写理论性的东西却始于1942年。这是因为搞了若干年创作之后，有了一点体会感受，希望看到有较多的人，一起来注意这项工作，遂决定自己写一点，后来受到别人的励，就继续写了几篇。希望能对儿童文学工作者们有一些参考价值。

最初我写的两篇儿童文学理论性质的文章，分别发表在1942年及1945年陈鹤琴老师主编的《活教育》月刊上。一篇叫《儿童文学题材的现实性》，还有一篇叫做《谜语的研究》，这是我在国立幼稚师范专科讲授儿童文学课时，草拟的讲义。解放以前我写的儿童文学理论性文章，仅止于此了。现在把它们编在《散论儿童文学》的后头，作为附录。

我一向认为创作实践应该产生于理论工作之前，所以虽然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意义，但是从未尝试写任何儿童文学理论文章。等到写过几年儿童文学创作，看了些中外儿童文学名著，又看了些来稿，心里有些话觉得不吐不快，就写了点文章，谈谈我的意见，但

那是在解放以后的事了。

理论工作还有待大大发展。我们期望中国儿童文学的繁荣，就非加强理论不可。

我希望有一天中国有专门的儿童文学理论家，不过我同时希望兼搞些儿童文学创作，这样既可丰富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又可以避免这些同志的理论评论文章会出现儿童文学理论文章的空洞无物，不联系创作实际，学院气十足的毛病。我们目前已经有有了一个有定期出版的儿童文学专门性理论刊物，这在解放前是根本不能想象的，然而按照目前儿童文学发展的水平来看，还是觉得评论工作没有相应跟上去。儿童文学创作虽然比较热闹一些，但是发表的作品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倾向，好的经验也没有及时总结，作品出来往往自生自灭，这是很遗憾的。我们没有足够的儿童文学评论家，无论如何，这对发展儿童文学工作是不利的。不过，与其把希望寄托在有一些专门的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出现，不如我们儿童文学作者们自己动手。每个人如果在创作之后写一点体会，谈谈创作的甘苦得失，谈谈自己对某些作品的意见，那一定很贴切，有内容，也许较之一些专门的理论家写的更联系实际一些。那时，儿童文学评论工作就一定比目前大大地推进一步了。

另外，我要说明一下：《散论儿童文学》一书中，我删去了几篇文章。因为我觉得它们立论偏颇，今天来看不大适宜了。《漫谈童话》一文，是采用我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办的“第二次儿童文学讲座”上用的讲稿写成的。文章中有许多口述的痕迹，所以与别的文章语气颇不一致。我的另一篇论文《童话的特征要素及其它》因为那是在“第一次儿童文学讲座”上用的讲稿，内容与《漫谈童话》大同小异，所以我把它删除了。

承蒙汪习麟同志为我整理本书，还做了不少校勘工作，如果不是他的热情相助，还不知它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我谨向他表示谢意。

1983.10.15.

构思巧使童话生色不少

——童话集《耳朵王国》序

《少年报》把这二年发表的童话创作汇编成集，书名叫做《耳朵王国》，这是一本很有趣又很有意义的童话，对小读者很有裨益。我观摩了这个小小的童话展览，感到内容相当丰富，形式（童话这一品种的形式）多样，得益不少。

这几年发表的童话创作比过去多得多，这首先是由于当前有了个政治清明的大环境，其次是作者的辛勤努力，而最后则是广大小读者喜爱童话这一形式的又一明证。不久，童话将进一步地繁荣发展，进一步地得到提高，是可以预期的。

怎样使童话的水平进一步提高，出现比目前更令人鼓舞的状况呢？这是很多作者在考虑的问题。我现在把对这一问题的管窥之见，简单化地提一提。我认为不仅仅需要争取在各儿童报刊和出版社多发表和出版一些童话，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作品更多一点时代气息和民族色彩。

是不是多写一点儿童的现代生活和多写一点取材于中国民间故事的童话，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以为不能这样来理解。重要的是，我们的童话作家首先要做一些熟悉生活，特别是儿童当前生活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的工作，从了解当前中国的少年儿童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着手，进一步熟悉儿童的现实生活和今天儿童的理想、愿望、憧憬、喜欢点什么、憎恶点什么。只有充分熟悉和掌握中国少年儿童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不是随便哪一时代哪一国家中的少年儿童，而是生活在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一历史阶段中的当代新中国少年儿童，这才能解决加强时代感和民族气息的问题。

这样说，是不是忽视了小说和童话的区别呢？小说与童话虽然都离不开生活，但是小说是直接反映生活，而童话是间接地反映生活，是生活的五光十色的折光反映。它在生活上被一层奇妙的

斑斓外衣,通过一些鸟言兽语或怪诞的、变幻的故事、奇闻轶事,把生活曲折地艺术地反映出来。

童话反映生活并不象小说那样明白无误,但童话还不能完全被小说所代替,因为第一,儿童喜欢多样的艺术形式,要求有多式多样的艺术享受;第二,童话接近儿童的想象力和他们观察生活的方法,它能帮助儿童发展和提高想象力,而这对于儿童来说是重要的,并且又容易为儿童所理解接受。

但是,光凭熟悉生活,还不能保证必然写出时代感强、民族气息浓厚的童话作品,还要看作者本人的艺术表现才能。总之,对于有志于创作出有较多时代感与民族色彩的作者来说,熟悉儿童的生活与思想实际,是个首要的条件。

我为什么要首先提到熟悉生活这一点呢?因为时下有一种见解,认为对童话创作来说是不重要的。这种见解不利于童话创作的发展。他们的这种看法是由童话反映生活的特殊处理方式而引起的误会。假使童话果真不需要生活的话,那么,童话将成为无源之水,完全是废话一堆,胡说一气了。纵观古今中外的一切童话优秀作品,莫不是有浓厚的生活基础的。

对于提高童话的创作水平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值得大家重视的,那就是趣味问题。这个问题不注意,就会造成脱离小读者的倾向。所谓童话的趣味问题并不单单是故事情节问题,从故事的背景人物,动作语言到全部故事的构思,都和趣味有关。重要的是这些个的趣味都要得到小读者的认可,不是作者想当然地以为“这很有趣”就行了。这也与熟悉儿童的思想感情有关。

有些作者以为过分注重趣味有冲淡作品的思想性的危险,这是一种过虑。因为趣味性并不是要排斥思想性的。思想性如果和趣味性统一起来就能在小读者身上发挥最大的作用。当然,追求庸俗的低级的趣味,一味无原则地迎合儿童的趣味是不宜提倡的。所以,确切地说,我们要对任何儿童读物提倡思想性和趣味性的统一,文学作品当然更如此。

在思想性和趣味性统一起来的问题上,我想到作品的构思。

一个作品构思得好，立意新颖趣味盎然，使读者更增加了阅读的兴趣，所以构思问题也是作者要加意推敲的问题。

譬如儿童喜欢奉承话不爱听批评的话，这个缺点确实存在于儿童的生活中，也不知写过多少童话了。现在郑渊洁同志的童话《耳朵王国》也是写这个题材的。他跳出了旧的套子，不写只喜欢听赞美的话，不爱接受批评，得到个什么结果，却别出心裁地写了耳朵中间以听好话为主的一个小小王国。这个构思很巧妙，使小读者读来很有兴趣，而又能心领神会。

在本书中共收到了郑渊洁的三个童话。除了这篇《耳朵王国》，还有一篇《富翁乔克》，也很出色。我个人的体味，这一篇是三篇中立意最深、思想性较强的作品。它用几个玩具作为作品中的人物，塑造了几个极生动的童话形象，嘲笑了社会上某些人视人的财产多寡为自己态度冷热转移的现象，反映了社会上还残存的一些旧的势利病毒。这种题材的典型性目前还有一定的讽刺意义。

另外的一篇童话《外号专家逃命记》，可以看出作者在构思上也是煞费经营的。不过，这篇作品在作者的三篇作品中是较弱的一篇。给别人取外号，这是常见于某些小朋友身上的坏习惯。如果处理好了，对于帮助小朋友改掉这种坏习惯很有用处。我想假如帮助小读者认识给人取外号是一种无礼貌和不文明的行为，造成别人的痛苦与不快，这就在根本上指出这种行为产生的社会后果。因为取外号直接受到损害的是被取外号的人，而不是取笑了别人的王小西。缺点就在于这个构思偏离了存在于儿童中的这一问题的核心，使作品的教育意义冲淡了，由此我受到一点启发，就是作品的构思要力求新颖巧妙，但必须紧紧围绕着主题进行，若是偏离了主题，构思之妙就受到限制了。

我看了本书中的童话，有一点感受就信手以郑渊洁同志的三篇作品为例子，来说明我对童话的构思问题的一点想法。我觉得这本集子中作品的构思很多不错，虽然有几篇作品似乎不尽妥当，但总是表现了作者们在构思问题上敢于大胆设想，不受老框框的

限制,这是要首先肯定的,但是我在本文中,不是要对本书的每一篇作品作评介,所以不一一列举了。

1983.6.7.

台湾少年们的心声

——读《小草的奋斗》散文集

《小草的奋斗》是一本台湾中学生写的散文集,收集了一百六十多篇的少年作品。大陆上专门出版台湾少年们自己写的作品,这还是第一本。出版这样的一本书,在今天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人为的原因造成了台湾割据的局面,与祖国大陆人民的联系被隔绝了。大陆和台湾的人民彼此愈加怀念他们的亲人了。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大陆的少年朋友们,也特别想念台湾的少年,希望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学情的情形,因此,我愿意把这本书介绍大陆的少年朋友们。

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聆听台湾中学生对我们娓娓而谈有关他们自己的生活、学习、思想各方面的情况。

他们的文章都很短小,寥寥数百字,却包含很多内容,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有关怀念故乡的文章。这些在台湾出生的中学生,都没有到过大陆上的故乡,关于故乡的面貌和知识,还是从他们的父辈,甚至祖父辈那里听来的。可是一谈到那个题目,他们就情不自禁地流露真情,魂牵梦萦,不能自己。一个中学生写道:“虽不曾到过故乡,但却见过故乡的风景照,虽不曾看过故乡的人文景观,却时常从爹爹的口中得知:那美丽的湘水,辽阔的洞庭湖,实在使我泪溅惊心,浇笔端以血泪,愿早日膜拜我美丽的故乡。”别的中学生作者,也流露出愿意早日见到祖国的统一,早日回到故乡的愿望,台湾少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畅所欲言,他们的愿望却是“意在言外”了。

我们还可以看到,有的中学生还表达了他们对校园生活的眷

恋，有的在文中回顾老师对他们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感戴，有的提到了他们朝夕相处的同学纯真的友情。

另外，有的怀着深情歌颂伟大的母爱和天伦之乐，手足之情。

谁都能发现，这些台湾少年的心声。这种思想感情对我们大陆上的少年朋友来说，是多么亲近和熟悉啊！尤其值得提起的是，有些作品立意相当深刻，能够借物喻人，婉转自况，从自然界的變化，悟出要珍惜人生的春天这个道理，立志为他人谋福利。有的更从砾石下挣扎奋斗出来的小草，看到人在困境中应战胜困难，最后才能成功的道理。这些作品歌颂了身处逆境而能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精神，对于我们在新中国各方面关怀爱护的条件下，幸福成长的少年朋友们，仍有有益的启发。

我们终于明白，海峡两岸的人民，包括少年儿童在内，在思想感情上所以如此接近，那还不因为我们同是炎黄子孙吗？我们的灵魂为同样的伦理观念所熏陶，台湾少年所想的，所追求的和我们大陆上的少年们相近。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彼此不同，我们所受的教育也迥然各异，然而，台湾少年们和祖国大陆上的少年们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是一致的。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让台湾跟大陆永远隔绝。我们愿意看到台湾能够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



要继续研究儿童文学和教育的关系

陈
子
君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一九八一年春党中央作出加强少年儿童工作的决定以来，在短短的四五年间，全国的少儿文艺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尤其发展得很快。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不仅从根本上消除了“十年动乱”的后果和多年“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长期形成一种近乎“门庭冷落”的状态，使我们的整个儿童文学事业开始进入到比较繁荣兴旺的新阶段。“儿童文学作家”这个光荣的称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进入到儿童文学队伍中来。现在，全国的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者已有三千人左右，比粉碎“四人帮”后刚刚开始恢复的一九七八年时增加了八九倍。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已普建了少儿读物出版机构，其中专业性的少儿出版社已由原来的两家发展到十三家。一九八二年全国共出版少儿读物三千六百余种，比已经成倍增长的一九八一年又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多；一九八三年仍保持了继续增长的势头。根据多年的经验，这些少儿读物除连环画外，在社会知识、自然知识和文学等三类读物中，文学读物的比例一般要占到百分之四十多。从这也可以看出，在我们整个儿童读物的创作、出版工作中，儿童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又是最为突出的。

我们儿童文学事业的迅猛发展，不仅表现为作家队伍在短时间内成十倍的扩大和作品数量的飞跃性增长，而且表现为作品质量的显著提高。特别在儿童短篇小说方面，对“十年动乱”拨乱反正和消除“左”的影响成绩尤为突出。不仅大大扩大了主题和题材的范围，增加了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侧重于刻画人物，揭示人物的心灵美，并以比较强烈的感情色彩增强了作品的感人力量，根据艺术的特色给读者带来教育和启示。童话、诗歌、戏剧和科幻小说等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总的说来，我们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不仅在品种和数量的发展上获得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度，而且在内容上是健康的、积极的，质量是逐步提高的。从清理精神污染的角度看，我们的问题比较小，或者说没什么大问题。这证明，我们的儿童文学作者绝大多数创作态度是严肃的，对待少年儿童一代是有着很强的责任感的。对这一点，必须首先加以充分的肯定。

自然，我们的缺点和差距仍然是很大的。首先，所谓“儿童文学这块干净的乐土”其实也并不完全干净。更为主要的是，我们迅速壮大的作者队伍思想艺术水平的提高还不够快，创作思想和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长期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作品的质量远远不能满足读者日益提高的要求，等等。鉴于这种情况，一些同志认为，我们儿童文学的创作，目前正处在一种“苦闷期”。儿童文学作品的质量和作者的“苦闷”，已经成为近几年来大家议论很多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

目前不少儿童文学作品的质量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大多数作者的生活底子还不够厚实，对八十年代少年儿童思想、感情和性格的了解还不多，对当今社会生活的分析还不够深刻和准确，以及艺术技巧还不够成熟，等等，都是影响作品进一步提高质量的重要因素。而许多作者未能正确理解儿童文学和教育的关系，也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更具迫切性。这也许又是为什么大家对这个问题议论特别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成人文学一样，社会主义的儿童文学不是茶余酒后的消遣品，而是建设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的有力武器。儿童文学也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由于读者对象的特点所决定，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甚至比成人文学更需力求有尽可能多的教育意义，以便从艺术的角度担负起培养广大少年儿童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光荣任务。因此，我们一贯主张，儿童文学作家应是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对这一点，我们是不应当有任何怀疑的。建国三十多年中，我们儿童文学的发展固然走了不少弯路，使得在一定时期内我们的不少作品存在着所谓“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的缺点，因而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但我们的错误并不在于“强调了教育意义”，而是在于对“教育意义”的理解不够准确，以及在如何赋予作品以教育意义方面，忽视了艺术特点。对这个问题，大多数同志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也确实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现象。一些同志在探索如何突破“苦闷期”的时候提出，我们不能较好提高作品质量，主要原因是“太强调了教育意义”。一九八一年在成都召开儿童小说创作座谈会时便有同志提出了这个论点。一九八三年在江苏召开的创作座谈会上，有些同志更进一步提出了“少来点教育，多来点情趣”的口号。在另外的场合还有一些同志提出，“儿童文学应离政治越远越好”，“要创作超越时空界限的永恒的作品”。有的同志更具体地把儿童文学的功能概括为“染情·益智·导思·添趣”等八个字，而不提教育，更不明确提出进行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思想品德教育，等等。我以为，这些提法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党中央决定取消“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改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按我们理解有两个原因：第一，提“为政治服务”人们容易理解成“为政治运动服务”、“为当前的某种政策服务”，和“为某种中心工作服务”；第二，“为人民服务”的含义要比“为政治服务”广泛得多，从而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打开了更加广阔的道路。同时，这也比较地符合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发展

史的实际情况，符合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但是，我们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仿佛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流是可以脱离政治的。什么叫“政治”？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说，进行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思想品德教育，培养少年儿童一代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人，这也就是“政治”。我们的儿童文学不能没有这个“政治”。离开了这个“政治”，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

有的同志举出安徒生的童话为例，认为安徒生作品之所以至今仍能打破国家、民族的界限受到人们普遍的喜爱，就因为它“离开政治很远”，“不强调教育意义”，是一种“超越时空界限的永恒的文学”。我以为，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安徒生的童话并没有“脱离政治”。他的几个传世名篇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等等，在安徒生所处的时代，难道不是反映了最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吗？可以认为，安徒生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要写出那样的作品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由于上面所说的创作思想、理论的影响，我们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往往存在着一种回避现实的重要矛盾和在人物塑造上的非英雄化倾向，而去热衷描写生活琐事，揭露问题，和塑造中间性的人物形象。我们虽然创作、出版了比较大量的作品，但可以作为广大少年儿童学习楷模的正面形象却太少，在少年儿童中产生很大影响的作品，粉碎“四人帮”以后还不多见。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还“缺乏震动整个儿童文艺界”的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如此，由于有些同志强调作品“不一定要有什么教育意义”，“只要有趣，孩子喜欢就好”，特别对低幼儿童来说，只要能“引起兴趣和启迪想象”就不错，从而导致在不少的童话和科幻小说中，出现了严重的脱离现实生活，毫无科学根据的胡思乱想的现象。比如，有一篇作品叙述了一个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去美国留学，参加拍电影并和福尔摩斯一起破案的故事。另一篇描写夫妇二人搞“科学试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所谓“信息化交通工具”，能把动物以至人先化成“信息”，在几秒钟之内传到几千公里之外去，再通过一种接收装置把“信息”还原成动物或人的原形，等等。这就确实有一些

荒诞的味道了，不仅不能给少年儿童读者以有益的启示，反而可能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就是对成年人，也会感觉无聊。由此可见，忽视甚至否定儿童文学的教育要求，会给我们的作品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当然，这里强调说明儿童文学作品要有“教育意义”，也决不是要求回到过去那种把“教育意义”简单化、狭溢化的道路上去，更不是要求回到按“主题先行”的方法去创作图解思想、图解政治的作品。比如所谓的“问题小说”等等。不能走这个回头路，而且，这里还要着重说明的是，“教育意义”固然重要，甚至不可缺少，但“教育作用”又不能够完全概括儿童文学的整个功能。儿童文学和教育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这一点也很重要。

大家知道，现在对于文学的功能的普通看法，已经从过去单说“教育作用”这一条，发展成了三条或四条。即：“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审美作用”，再加一个“娱乐作用”。这种认识或者叫做理论上的改变，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历史的发展所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近几年成人文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证明，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文学艺术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和成人文学一样，我们的儿童文学也必须创作既有较强的教育意义、认识意义，又能给予读者以审美启示和娱乐情趣的四者高度统一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但是，在儿童文学领域内，这个已被公认的“一条变四条”以结论，却仍然未能得到普遍的承认，有些同志恐怕至今没完全没有承认，或者口头上承认，一接触到具体问题又想不通。因而，在创作、出版上仍然存在着不少不应有的障碍。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和这有一定关系的。也可以说，我们儿童文学的创作质量能否有效地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也要决定于对这个“一条变四条”的是否理解，或能否在实践中较好地运用。

所谓文学作品的“四个功能”，又并不是相互孤立和相互排斥的。虽然有时候某些作品的功能看起来似乎比较单纯一些，或者是有所侧重，但在更多的情况下都是几个功能同时存在，兼而有

之，互相渗透，互相溶和。特别是那些思想、艺术水平都比较高的作品往往更是如此。这是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好的或比较好的文学作品，必然是指“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较大的作品。而这种“教育作用”或“认识作用”，又必须是通过审美作用来完成的，否则就会不成其为文学作品，或者至多不过是艺术质量比较低劣的文学作品吧了。而对于少年儿童，特别是低龄儿童来说，“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又常常是通过“娱乐”或“游戏”来完成的。文学提高人的思想，美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道德情操，首先不是诉诸于人的理智，而是诉诸于人的情感，从情感过渡到理智。因此它具有以情动人和潜移默化的特点。这些东西说起来固然并不新鲜，但在目前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上，却仍然应当是要求不要害怕重复和十分需要加以强调的一类东西。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过去我们通常谈论“文学艺术特点”，主要是指“形象思维”，以此来概括它同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主要区别。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够准确的，至少是不完全的。文学固然要有“形象”，但凡有“形象”的东西也未必都是文学。文学的更重要的特点还在于它要有“感情”。现在我们不少儿童文学作品的一个主要弱点正是在于，光有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却没有感情，或者感情很淡薄。这样的作品很难叫人读下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一些作者在构思作品时，不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去反映生活，描写自己最受感动的东西，以自己全部的感情和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而是单凭某种既定的概念，加上对生活的一些粗浅的理解，去编故事，图解政治，灌输思想，企图以此来赋予自己的作品以“教育意义”。这当然是不会成功的。

近年来儿童文学中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作品。最近大家议论比较多的是曾文轩的短篇小说《弓》。我以为，《弓》的成功之处就是，作者把一个孩子的生活放在比较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来写，作品在短短的篇幅中包含了那么多的生活内容。作品既有教育意义，又有认识意义。但这种教育和认识的意义不是通过说教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并不回避矛盾的方法，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